

樣仔青

值仲夏之際，總能見到祖父家中的廚房擺滿數籃剛採收的土芒果。有別於其他品種如金煌、愛文等，土芒果有著青澀的外表，因而在閩南語中俗稱樣仔青(芒果青)；聞起來除了富有濃郁的香氣，嚐起來更是有股強烈的酸味，但口感酸澀中卻又帶著微微的一縷甜蜜，因此素有情人果的美稱。

家裡每年嚐到的芒果青都是栽培自祖父之手：祖父總會不辭辛勞的在曾祖父留下的農地裡，細心的為它們澆灌、施肥、驅蟲，就如同照料「金孫」一般無微不至的呵護著。祖父的生活很單純，難以想像時至今日，他仍沒有使用過網際網路。他認為使用室內電話跟幾位熟絡的老友、親人聯絡足矣；平時除了和鄰居一起澆灌花圃的植物、閒話家常，到了晚上就是接手照護從長照家托中心送回家、罹患阿茲海默症的老伴。最大的生活圈也僅屬逢年過節參與傳統宗教的事務與宗祠的活動。他的世界很小，很小：擺放在客廳、十餘年前家父購置給他孝親的 42 吋液晶電視雖已陳舊不堪，卻是他窺探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每次回家他都會滿心歡喜地告訴我們，今天新聞報導又發生了什麼消息。從爽朗的笑聲中彷彿聽見他在宣告自己並沒有與世界脫節，他也想在我們生命中有份參與感。雖然總讓我哭笑不得，但我知道這是他表達對我們關懷的舉措。

但不知從何時開始，芒果青的滋味變得寡淡了。

2020 年祖母失智症發病，伴隨病症而來的是逐漸喪失生理機能。對於突如其來的意外，家人們手足無措；祖父作為最親密的照顧者，表現出的更是無所適從的疲憊。看著祖母日益衰退，病魔逐漸侵蝕和混亂她的意識；而家人們也因為照護的理念不合而針鋒相對。面對當時正值青春期躁動不安的情緒，又需要兼顧接踵而來的課業，我時常感到心力交瘁卻又無能改變現狀；每天被家庭四分五裂的陰影給壟罩，總憂心忡忡可能會流離失所的恐懼感；長期心理狀態如坐針氈而導致一度產生憂鬱甚至意圖輕生的傾向。求助於學校的心理諮商師告訴我，需要抽離造成心理壓力的源頭，才能根治我的心理狀態。

我以提升學習成績為籌碼作賭注，苦苦哀求父母供給我經費讓我申請住在學校宿舍；節約通勤時間和成本只是冠冕堂皇掩蓋我想自私活下去的理由；我甚至還揚言大學志願選填要全部寫離島和東部的學校。回想當時的賭氣實在荒謬，但此舉卻是我為數不多能夠向他們表達抗爭的手段。

放假從宿舍回家的週期對應著我鬱鬱寡歡的頻率。有別於大多數同學的思鄉情切，週末的兩天假期卻痛苦得像是兩週的監禁。時常怨嘆為何諸多不幸都發生在自己身上；好不羨慕家庭幸福圓滿、不必遭受這些受難經歷的同儕們；對於生活逐漸失去盼望，開始質疑自己的信仰：為何在墮落至低谷時，惶恐無助的思緒將我充滿卻沒有一股力量來援助我呢？

身為家人們我們卻極其克制的彼此相愛；直到最後發現為時已晚、再也沒有機會道出想傳達給對方的愛時才幡然醒悟，卻已成無力回天的定局。

「柏豪，返來啦！」每次回到祖父家裡都能聽見宏亮的問候。祖父總會問我：

「呷飽未?」，無論我如何回應，他都會趁父母不注意，偷偷地把五百元或千元大鈔塞進我的口袋並囑咐我不要告訴父母；燦笑著在我耳邊細語：「你啊，讀冊就要卡認真欸，以後出人頭地，阿公會足歡喜欸啊!」雖然對於平時節儉的祖父為何出此微妙舉動難以理解，但我想這就是我們爺孫倆表示關懷、互動的獨特默契。

2023年初，升上高三面對接踵而來的升學以及籌備學校的專題製作競賽焦頭爛額。自習室、圖書館、實驗室三點一線成了當時我的日常；回家的週期也越來、越長；和祖父的互動也從真摯的熱情，變成草率的敷衍了事。總覺得隨時間流逝，祖父的面容日益憔悴、形容枯槁；雖然見到我仍然會流露出欣喜，但明顯多了幾分鬱鬱寡歡。「老頭子最近越來越奇怪了，吃飯都不跟我們一起在廚房吃。一個人端著碗，盛好飯菜到客廳看著電視，陰陽怪氣的不知道在想什麼!」回到祖父家進門前父親對我說道。祖父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陰沉、魂不守舍；就似那個曾被狂風巨浪給襲擊、摧殘，卻被周圍漠視的我一樣。我無比清晰這種痛楚，但彼時成為旁觀者的我卻只剩下束手無策的軟弱和焦慮。

過了半年，祖父的健康狀況明顯出現異常：吞嚥困難、久咳不止、身形日漸消瘦。父親憂心忡忡，於是安排祖父去醫院健檢；起初還樂觀的認為是積勞成疾，只需要多加休養即可痊癒。但如同司法審判一樣的各项繁瑣的指標檢查報告，以及遙遙無期的出院日程，都像是震耳欲聾的宣告祖父的生命被加添了更沉重的刑責。

「化驗的結果顯示是惡性腫瘤」「下周可能沒辦法出院了喔阿伯，我們要幫你安排更詳細的高階檢查，來確定癌細胞發源的位置在哪裡。」主治醫師對著坐在輪椅上的祖父說道。診察結束，我推著輪椅帶著祖父離開診間到外頭的等候區，我安慰祖父：「剛才醫生有跟我說，你這個可能是食道癌；啊你免傷操煩啦！阮爸嘛得過鼻咽癌啊，你看他康復七年多了也沒有復發。現在醫學遮勢(這麼厲害)你一定可以好起來的。」當下我的心態還是充滿盼望的，回想父親七年前戰勝鼻咽癌的經歷也讓我對現代醫學充滿信心，讓我信誓旦旦的告訴祖父只要積極、接受配合治療，康復指日可待。祖父聽完沉默了好一陣子，只是眉頭深鎖的望向診間對面的大片落地窗。「哀，我嘛是活到這把年歲了」「你啊，讀冊就要卡認真欸；欲上大學以後才能揣卡好欸頭路；遮袂予爸母掛慮啦！」再熟悉不過的問候，在此情此景卻多了幾分傷感。

接下來的暑假，我大多數時間都在兼職打工的生活中渡過。工作之餘我都會到病房陪著祖父，我會臥在他的病榻旁，牽著他插滿營養輸液和抗生素點滴管線的手。就像孩提時他帶著我遊覽公園、菜市場一樣，只是祖父的手心因血液循環不良而變得冰冷、疲軟無力；而他会趁著清醒的時間和我閒話家常：「啊你們學校在金城、金湖還是金沙啊?」「在金寧喔，我嚙去過欸。我十年前有去金城跟著鄉親一起到宗祠參拜欸!」祖父的聲音沙啞中有氣無力，往日宏亮、響徹天際的爽朗笑聲雖已不復存在；但唯一不變的是他仍然表現對我們的善意與關懷。

某日工作至深夜回到家，父親面色凝重地告訴我，他去找祖父的主治醫生看了斷層掃描的成片。「您父親的這種情況，我們臨床上普遍俗稱滿天星啦；他的癌細胞已經擴散遍布整個消化系統、淋巴系統跟呼吸道全部都是了。我們不建議您再積極地採取治療措施，如此只會徒增他的痛苦而已。我們除了會繼續追查原位癌細胞的位置，開立診斷證明再辦理出院。接下來會幫您轉介家庭安寧醫療團隊；可以問他有什麼想吃的、想喝的、想見的人，要好好珍惜，他這種情況我們預估最多剩三個月到半年了。」父親轉述主治醫生的說法，如同法庭上定讞的法槌敲響法桌，正式宣判了祖父毫無轉圜餘地的死刑。

「阿公說他最想見到的人是你」

三天後，我的十八歲生日前夕。那天晚上輪到我值守祖父隔天早上的大腸鏡檢查，我躺在祖父病榻旁的折疊床輾轉反側。「柏豪，猶未睏喔，你免共我煩勞啦，緊去睏啊。」「阿公你先睡啦，我等一下睏了就會去睡覺了。」那一夜，我的心裡五味雜陳：面對生命已進入倒數計時的家人，我卻只能像當初祖母阿茲海默症發病時的祖父一樣手足無措；各種思緒和混沌的想法縈繞在我的腦海直到翌日清晨六點，我昏昏沉沉被刺眼的朝陽給喚醒。「緊去洗喺閣洗面啦，等咧我咧欲去做檢查了。」祖父也同樣徹夜未眠。我們都是第一次如此深刻的面對生離死別；也或許是如此接近無可避免的死亡才格外珍惜有限的相處時光。

星期日，我在上班前亦如往常地獨自前往醫院探視祖父。病房裡坐在折疊床上問候祖父的，是平時負責照顧祖母的長照個案管理師盧阿姨。盧阿姨告訴我：「阿公其實心裡很孤單。」「上次我來找他的時候他哭得唏哩嘩啦，他其實內心很捨不得你們。你知道嗎？他說他對你考上金門大學電機系感到很驕傲！他在住院前一周還特別跑去老家跟鄉親到處說我的孫子很厲害，是家裡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而且讀的還是以後很有前途、可以去當工程師的的電機系欸！」「但是，他發現你們好像都好忙、好忙，跟他的互動都越來越疏遠、越來越冷漠。他說今年好奇怪，果園種的土芒果收成的比往年都還要豐盛，可是你們怎麼突然變得不喜歡吃了呢？」語畢，剎時無限的自責和愧疚充滿了我的心中。祖父為我們盡心盡力，無微不至的細心關照我們的生活，我們不僅沒有道謝感激，卻是自私自利的將一切視理所當然並冷漠、忽視他；他用故作剛強的外表，來包裹著他柔軟、卻被我們摧殘得千刀萬剮的內心。我們只看到了祖父心力交瘁病倒的結果，卻選擇性的遺忘甚至是懼怕想起自己正是靜謐無聲但惡毒至極的幫兇。

準備出發前往金門的前一天，我趁著收拾行李的空檔前去醫院向祖父道別；百感交集，想到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祖父的機會便陷入了低迷的情緒。「柏豪，你來啦！」祖父難得表現出奕奕的神態，小姑則在一旁幫躺臥在床上的祖父盥洗和清潔儀容。「阿公，我明仔載就要坐飛行機來去金門上大學囉！」我緊挨著祖父重聽的耳邊說道，祖父笑著點點頭，接著示意小姑從旁邊的皮夾拿出五百元鈔票給我。「柏豪啊，你齣，佇咧金門咧欲認真讀冊、卡用功欸；以後阿公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顧你家己，毋通予恁爸恁媽操煩。你嘛欲發揮你家己欸專

長，做你合意、有興趣欵代誌！」祖父話音未落，我的眼眶不由自主的被湧流而出的淚水給浸潤。那天祖父笑得很開懷、燦爛，他對我的認可、驕傲的神情溢於言表，好希望將時間永遠定格在這一瞬間。滿懷著祖父的祝福，我忐忑的搭上了前往金門的班機；我心裡有數，下次再見面即是天人永隔的道別了。

時光荏苒，已至秋分的九月中下旬。接手居家照顧祖父的，是同為祖母的個管師盧阿姨打來視訊電話問候。畫面中的祖父面色蒼白、黯淡無光，盧阿姨說祖父的生命體徵已經日漸薄弱，推測應該會在中秋節的前後離開。祖父竭盡全身力氣對我呼喊著：「柏豪，你的飛機是幾點的？」聽著祖父顫抖著虛弱的氣息，我允諾祖父，中秋節當天中午下飛機就過去與他團圓。

原本再平凡不過的返鄉旅途卻令人惴惴不安、提心吊膽。

「早上我們已經有聯繫好禮儀公司了，阿公在等你。盧阿姨說阿公的脈搏已經下降到 40 左右，很不穩定，應該很難撐過今天晚上。」從機場接我上車後母親說道。父親驅車載著我們一家人前往盧阿姨的長照機構，走進機構的家門，映入眼簾的是臥倒在醫療床上的祖父。病情急遽惡化，祖父和我月初離開時還能基本交談的印象已大相逕庭。兩粒眼珠由於面部肌肉萎縮而顯得突出；胸、肋骨也形體分明；大量使用強力止痛劑嗎啡後神智已變得混濁不清；癌細胞侵蝕所帶來的劇痛讓他嘔出撕心裂肺的吼聲。「阿公其實上個禮拜就應該要走了，但他好像一直在等一個他掛念的家人；他的心臟很有力，靠著很強大的意志硬是撐到今天等到你回來。」盧阿姨說。「阿公！阿公！我返來啦！你有看著嚙？」我激動的靠在床邊的欄杆對祖父說著。我把欄杆卸下，輕柔的擁抱並且在他耳邊細語：「阿公，辛苦你了，你好好休息，不會再有痛苦啦；不用擔心我們，你就放心的去睡吧！」祖父笑了，我的淚卻止不住的落下。飽受病痛折磨的生離死別最難過的莫屬，看著祖父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雖望他能早日離苦得樂但內心卻自私不捨得離開的矛盾。

「我可以跟阿公坐同一台交通車回家嗎？」我詢問盧阿姨。「好，如果還有什麼想對阿公說的記得趕快跟他講喔！」在盧阿姨的引導下我坐上了回家的交通車。途經再熟悉不過、習以為常的街景；好希望 20 分鐘的車程，能變成兩小時，兩天，兩個星期，兩個月甚至是兩年。祖父的呼吸週期越來越長、越來越緩慢；最終像鐘擺停下的瞬間，剎那定格永恆。

斷氣當下除了周圍家人不捨的哀號聲，我反而更多的是為祖父的病痛解脫而感欣慰。但真正令人悲從中來的，是當回到家，看見他曾經用過的物品、曾一起同框的合照；進而思想到人生旅途未來的每一次，他都不會再和我攜手並進、做我最堅韌的後盾，淚水才像潰堤般傾瀉而出。

「也許阿公在另一個沒有憂愁、勞苦、悲傷的世界，繼續快樂的生活著吧！」

處理完後事，準備收假返回金門前；我又再造訪了一遍在家附近、兒時祖父曾牽著我的手一起踏過的步道。夏秋更迭，地上仍殘留著成堆被颱風吹落在地面的土芒果。空氣中除了瀰漫著酸香、還有一股土芒果獨特且濃郁的香氣；更多了幾分不知是從眼角滲出的苦楚、亦或是埋藏在心底深處的思念。